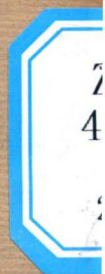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四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韓壽王壽讀學朝散議議制諸書都集纂要覽事謹事
內閣鑒邑王言鑒案錄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四十五 起永光開茂盡永
光初開茂九十一

孝賢皇帝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
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
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
適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自是遊學增盛至三
萬餘生 五月庚寅徙樂安王鴻為渤海王 海水溢
漂沒民居 六月丁巳赦天下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
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月甲申冀
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
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
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
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議
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
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重
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
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
訪公卿廣求羣議今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

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
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
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
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
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朝臣莫不歸心而中常侍
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既
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順帝許之翼卒子
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
欲立志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
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東攝萬機賓
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
久矣不如立蠡吾侯當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
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
懾懾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
曰罷會固猶望眾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
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
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
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
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
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賢皇帝於靜陵 大將軍掾朱
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
經龍戰之會陽道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割

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凜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乘其任者惟將軍密焉又薦种暠魯芝等冀不能用穆暉之孫也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朝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朝曰烈廟陵曰傳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 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廢氏為悼園貴人 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戊午赦天下三月龍見譙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適草侯便為阜陵王 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鴻薨無子太后立帝弟蠡吾侯惲為渤海王以奉鴻祀 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胡廣為安樂侯趙戒為尉亭侯袁湯為安國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

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詰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畫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絃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茲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犯宮為尚書喬以宮為藏罪不用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妄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恭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曰當立王為天子以嵩為公嵩罵之文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劾奏恭坐貶爵為尉侯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城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大將軍

長中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三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古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如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鉞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邪太后聞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到雒陽者故亦憤託爲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赦之匡因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不仕梁冀出吳祐爲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冀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暲爲從事中郎薦鹽巴爲議郎

舉穆高第爲侍御史 是歲南單于梵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 白馬羌寇屠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爲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馬氏爲孝崇園貴人 五月癸丑北宮掖廷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 六月改清河爲甘陵立安平孝王得子經戾理爲甘陵王奉孝德皇祀 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 京師大水 九月己卯地震東夷地又震 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徒袁湯爲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爲司徒 是歲前助陵戾相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在助陵泣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所居里舊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元無所交接唯以淑爲師以同郡陳寔爲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出於單微爲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前後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

爲友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爲功曹時中常侍山陽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寔寔乞從外署不足以鑒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倫謂衆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警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敘違濃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苟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膺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卓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武子好招人過以

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三月車駕徙幸北宮 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十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其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十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爲宅彈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免死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免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皆有西域賁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遺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賁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

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撈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狀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楊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興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覆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

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它客求謁蕃蕃怒答殺之坐左轉脩武令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市珍藥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金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以病免夏五月庚辰尊博園戾貴人曰孝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爲后湯沐邑秋七月梓潼山崩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癸酉赦天下改元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不疑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

奏融在郡貪濁及以它事陷明皆髡宮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書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於以先王禮服而私出樂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綬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侮輦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司徒張放罷以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司馬毛愷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援將兵救之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蠻反 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 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觀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訖上下怠懈百姓器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

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摘奪何者其頑士聞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取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敗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數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能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灋有似治身乎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

其轡馬駑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鞭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賞斬右趾者弃市咎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數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臣光曰漢家之灋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灋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寔充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

以太常黃瓊爲司空

帝欲襲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大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二千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讓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除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緣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爲萬世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爲于寔所殺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寔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寔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寔王今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會敬代爲長史馬達今敬隱覈于寔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寔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寔必服矣敬貪立功名前到于寔設供且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且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王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寔侯將輸棘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輸棘不聽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棘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聞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寔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寔令自斬輸棘時輸棘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

丙辰京師地震

夏四月甲辰孝崇皇后

匡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斂送制度比恭懷皇后五月辛卯葬于博陵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冬

十月乙亥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

特進趙戒爲司空

永興元年春三月丁亥帝幸鴻池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丁酉濟南悼王廣薨無子國除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汚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官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憐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輪作左校太學書生顧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與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素疾謗議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輪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元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冬十月太尉奏湯免以太常胡廣為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黃瓊為司徒光祿勳房植為司空武陵蠻詹山等反武陵太守汝南應奉招降之車師後部王阿羅多

與戊部俱嚴皓不相得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士後部參吳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數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閭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軍君還敗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赦天下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癸卯京師地震夏蝗東海朐山崩

乙卯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太尉胡廣免以司徒黃瓊為太尉閏月以光祿勳尹頌為司徒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泰山琅邪賊公孫舉東郭舉等反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擅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夷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於虜場

豺狼乳於春園貨殖者爲窮鬼之魂貧賤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古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投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爲相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復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水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夏南陽大水 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韓續爲司空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募遺與馬二十四金鏐八枚奐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灋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於獐汙山歡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綠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相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公孫舉東郭寶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詔爲贏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贏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詔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詔名德意無所坐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武威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詔齊國書詔熲類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熲類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舉寧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爲列侯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封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梁胤子桃爲城父侯

卷終

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翰林學士兼讀學士朝散大夫議郎制誥尚書都員外郎兼御史中丞王旦
馬光奉勅編集

漢紀四十六 起強國作聖盡昭陽單開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令聚眾至四五千入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 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京師蝗 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枵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

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鑲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職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羣小競進東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長沙蠻反寇益陽 以司空韓續為司徒以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京師蝗 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 大雩 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以太常胡廣為太尉 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興金

輩竇以爲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斂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斤蕞殘又宜更選匈奴烏相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灑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倏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烏相等匈奴烏相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阮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相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嵩爲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

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羗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羗胡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蜀郡夷寇靈陵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夏京師大水 六月鮮卑寇遼東 梁皇后恃姊兄蔭執恣極奢靡兼信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浸衰后既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十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賄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棧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爲死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蕞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

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它事嘗斬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管殺之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與著友善絜武嘗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移檄禽捕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觀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餘人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鴿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讎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涂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猛色美引入掖庭爲貴人冀欲認猛爲其女易猛姓爲梁冀恐猛姊婿議郎郎尊沮敗宣意遣

客刺殺之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璜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赦更收憚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敕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廢驕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縝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爲庶人故吏

實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貲縣官斥賣公旦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死圜以業窮民 壬午立梁貴人爲皇后追廢懿陵爲貴人家帝惡梁氏改皇后姓爲薄氏久之知爲鄧香女乃復姓鄧氏 詔實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爲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爲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勲等七人皆爲亭侯 以大司農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爲司徒大鴻臚梁國盛允爲司空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屬清節爲州里所服嘗爲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會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聞農夫去草嘉穀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帝悉以安車玄纁

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陳蕃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之免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於家豫多雞一隻以二兩縣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縣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醢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肱與二弟仲海李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不應徵聘肱嘗與李江俱詣郡夜於道爲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李江曰兄年德在別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亡辭終不言次盜聞而感悔就精廬求見徵君叩頭謝罪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帝旣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閔安之玄孫也苦身脩節不應辟召著隱居講授不脩世務屢經酷烈屢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爲凜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數

曰使栢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譖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又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其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眾郡中小吏出於狂慧不足加罪帝謂

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眾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賢官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眾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 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 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 十二月己巳上還自長安 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羗寇隴西金城塞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追至羅亭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詔復以陳蕃為光祿勳楊秉為河南尹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執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藏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賂客任方刺羽羽覺其姦捕方囚繫雒陽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疊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

英雄蹤緒必可立得東晉坐論作左校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不能計單超以是陷第五種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愬以待之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結客追種及於太原劫之以歸亡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曾孫也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今黃鵠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僦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王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訪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會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如項引見與之對博上下牒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

諛之人納謬謬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爰皆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燮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歎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懂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偏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

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賔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
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戶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
詣廷尉免左官兄勝爲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
之即日棄官西歸唐雋兄珪爲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
岐家屬宗親陷以重讞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
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
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閏月西羌餘
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校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
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關旦行晝夜
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
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爲司
徒太常虞放爲司空長沙蠻反屯益陽零陵蠻寇長
沙九真餘賊屯據日南衆轉彊盛詔復拜桂陽太守
夏方爲交趾刺史方威惠素著及十一月日南賊二萬
餘人相率詣方降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段熲擊破
之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
討破之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
虜悉平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火司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嵩爲司
徒三月太尉黃瓊免夏四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爲

太尉初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
捫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
感之輒各罷去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石亭侯博爲
任城王奉孝主後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丁卯原
陵長壽門火己卯京師雨雹六月京兆扶風及涼
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積裂己酉赦天
下司空虞放免以前太尉黃瓊爲司空熲爲屬國
夷寇鈔百姓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零吾羌與先零
諸種反寇三輔秋七月京師雪滅公卿已下奉貢王
侯半租占膏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
有差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萊劉寵爲司空
寵嘗爲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察非瀆郡中大治徵爲
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入齎
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
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
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
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勸苦父老爲人
選一大錢受之冬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
州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閼貪其
功稽固煩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
閼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閼代
爲校尉胡閼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焉轉相招結唐